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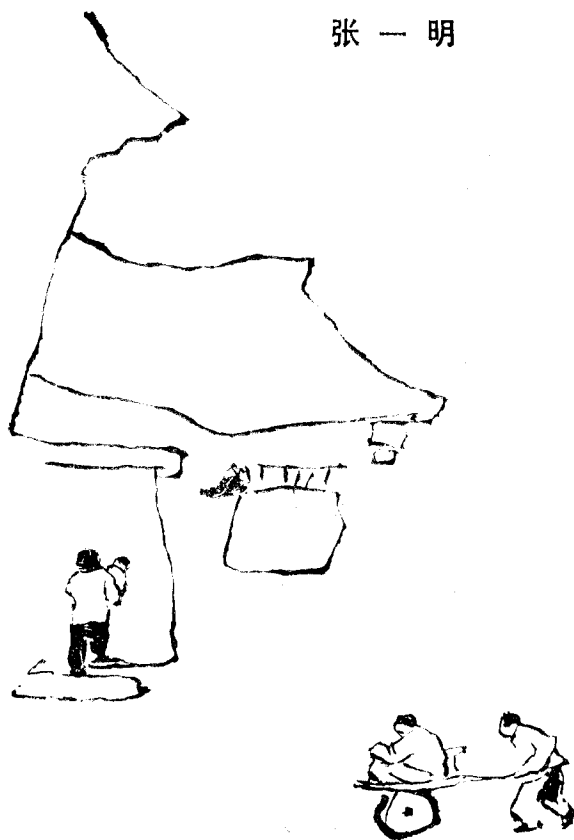
张
一
明

发生在不老春药铺里



发生在不老春药铺里

张一明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发生在不老春药铺里

张 一 明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25印张 2插页 163千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5,500

书号 10331·15 定价 0.74元

—

东岳泰山南麓脚下，有座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的古城——泰安。

泰安城西门外，大关街西头下河桥路北，有家挺大的中药铺子，叫做不老春药铺。药铺里有位看病的先生孙坐堂。孙坐堂原来的名字叫孙奎臣。因为他医道高明，对待病人实在热情，所以都尊敬地叫他孙坐堂。

孙坐堂是个很有经验的老中医。远在十多年以前，他的医道就挺有名望了。一年到头找他把手看症候的人，成天你出来我进去，碰腿抗膀的接连不断。凡是找他看过病的人，都说孙坐堂的脉色好、为人正派。脉色好，是夸他看得准能对症下药，从不让病人多花一分钱；为人正派，是夸他不管地位高低和男女俊丑都一视同仁，从不看人下菜碟。

谁也没想到，在公私合营后第二个春天里，孙坐堂突然得了个急症候，两手抱着脑袋吆喝头痛得要命，黄豆粒大的冷汗珠子，从他那光秃的头顶上频频向下淌。药材公司的领导很着急，请来了好几个有名的中西医大夫。中医品了品脉，说孙坐堂得的是卒中风；西医量了量血压，说孙坐堂得

的是脑溢血。中西医一齐下手抢救，西医快速滴注了甘氨酸，中医灌下了北京同仁堂出的苏合香药丸，什么样的好药全用上了，都没有见效。不到个把钟头的工夫，孙坐堂就与世长辞了。

孙坐堂死后，不老春药铺的买卖立刻就减了成色：找孙坐堂品脉的病人不来了，到药铺来打听偏方的也不朝面了，来买药的人探头瞧瞧没有坐堂先生，也抽头走了。中药铺没有个坐堂先生，不仅耽搁了病人就医，也严重地影响了药材的销售——大批中药材积压在仓库里，利润计划月月完不成，工作人员没有活干，净晒柜台。

人家背地里叽咕：

“孙坐堂一死，不老春药铺也老咧。”

“可不是，吃草药没有把手的坐堂先生，谁去！”

“买卖还能毁吗？”

“你当是怎的，俺看是兔子的尾巴……”

这件事，愁坏了药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张仲阳。

张仲阳，是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同志。早在战争年代，他就是莱芜口镇大众药房的经理。这个三八年入党的老八路，是位很讲究实际、踏踏实实，勤勤恳恳的领导人。孙坐堂死了不到半拉年，张仲阳一头硬棒棒的黑头发，就又变成一头雪白的银发了。咋说又变白了呢？作者需要交代一下：张仲阳原来就是一脑袋白头发，是孙坐堂给他拉了个草药单子，嘱咐他只要坚持连续吃三十付，白头发就变成油亮的黑头发。那时，张仲阳对孙坐堂的医道还不太相信，抱着有一搭无一

搭的想法，隔三插五地吃了二十付草药。嘿！一头雪白的头发真全变成黑的喽！

眼下孙坐堂死了，不老春药铺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。一天卖的钱，除去银行的贷款利息，剩下的还不够工作人员的开支。一个挺有名气的老药铺，猛古丁冷落到这个地步，实在叫人心痛。所以，愁坏了支部书记张仲阳。张仲阳不光是愁白了头发，有时还心焦地捶胸跺脚，唉声叹气地白黑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

这些天，老头子更瘦了，一天价把两手向腰后一背搭，拳头轻轻地砸着隐隐疼痛的腰杆了，耷拉着满头白发的脑袋，围着岱庙一圈一圈地直转游。不摸实情的人，备不住还寻思着他是吃饱了饭撑得慌，蹓达着消化食，欣赏岱庙里的光景，看唐汉两朝代的大柏树，望历代名人的龟驮碑，观光描画的金翅金鳞的天貺殿，瞧东华门里花园里的奇花异草呢……岂不知，张仲阳对那些古色古香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大兴趣。老头子心里正火烧火燎，噼里叭啦地打着各种算盘。重振不老春药铺的门道琢磨了一大堆，仔细一推敲，没有一个好使唤的。这盘子买卖怎么个捣古法呢？张仲阳寻思来寻思去，扑楞着白发苍苍的脑袋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唉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要想把不老春药铺再兴旺起来，非得再找个有真本事的坐堂先生才行！”

夜里，张仲阳躺在炕头上，翻过来调过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掰拉着十个指头，给泰安城所有的中医先生排队、点名、挑选。象买西瓜那样挨个地掂量着，谁

的医道行，谁的本事强，那一个能担当起不老春药铺的坐堂先生。唉，老头子数算来数算去，没想出一个合适的人来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庄户院的板门哐啷一声响，有人找张仲阳来了。

“噢，是李元吗？快屋里来。”

张仲阳麻利地爬扎起来，还没送地拉开电灯，李元已经走进屋里来了。他叭地声打着打火机，照着电灯开关拉亮电灯。张仲阳朝李元笑了笑，把炕沿上的被褥卷了卷，倒出窝让李元坐下。

李元是个矮胖子，宽肩膀上扛着个圆溜溜的大脑袋瓜，大脑袋瓜上留着齐刷刷的大平头。他因坐惯了沙发和靠背椅子，乍坐炕沿硌得慌，东倒西歪地直动弹。他点上一支带滤嘴的香烟，他知道张仲阳不抽也没让，腆着胖夸的四方脸，笑眯乎地问张仲阳：

“老书记，咱那天和您说的事，您想来没有？”说着见张仲阳要下炕，麻利地弓下腰把鞋摸上来，给张仲阳放在炕头上。

张仲阳从炕上出溜下来，扣着扣子望了望李元，没说想也没说没想。李元斜倚着身子，把左腿搭在右腿上，翘起的脚，抽筋似地哆嗦着，朝炕下吹了吹烟灰，笑眯乎地又说：

“……过去，资本家开药铺设坐堂先生，为了啥？哼，说是看病，还不是拿着看病当幌子，为的是拉买卖多卖药，多挣钱发财嘛。咱如今要求当不老春药铺的坐堂先生，可不是……”

张仲阳两手扑拉扑拉满脑袋白头发，把手一扬插嘴说：

“咱如今也要讲利润的，一个企业不讲利润，那就要关门的。”

窗外咕咚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。一只花花猫，从张仲阳的脚头上爬扎起来，伸了一下懒腰，两个耳朵一支楞，喵地声跳在李元的肩膀上，李元吓得一缩脖子，麻利地抓住撂在地上，嘘了一声把猫唬窜了。炕头边的桌子上的座钟，当当地响了十响。

李元斜楞了张仲阳一眼，又顺着张仲阳的话爬上去，接着又说道：

“咱就是来说这个事的嘛。哼，不说旁的，大批的中药材睡在仓库里，咋能发挥药材的作用呢？咱学过物理化学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上说是中药益陈久，那是不科学的说法。有很多含挥发油的药材，放的时间一长就没有作用了。再说，银行的贷款要利息、房租、保管费，放上几年就……还有春风耗，夏天霉烂变质，秋天虫蛀鼠咬，咱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，能不心疼嘛！嗯，退一步说，就算这些事都不存在，从门头上说吧，不老春药铺是个老药铺了，又是国营社会主义企业，咱这些吃着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人，有责任把不老春药铺办得更‘不老春’才对呀！就是为了这个，我才提出来去当坐堂先生。至于职务问题嘛，甭价考虑……”

张仲阳用三个指头捏了一捏茶叶，放在玻璃杯里，冲上水递给李元。李元麻利地跳下炕沿，伸出双手接住，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，吹了吹浮在水上的茶叶，吸了一小口，又转

身放在门后的箱子上。用很知己的口气又说：

“老书记，这些年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干的是唱戏的角色，看的却是医家的书呢。咱现在的医道，比过去可强多咧！哼，简直是没法比喽。”

末了，李元又说起他祖传的医道，比仙丹还灵的秘方，和新学到的知识。他越说越兴奋，最后恣得他哈哈地笑起来了。他那不自然的笑声里，还夹杂着说不清的话：哈哈，老白毛你不相信咱，哪也好嘛，那咱就正月十五领着大闺女观灯，走着瞧吧！

张仲阳见李元的话越来越多，声音越来越高，心里有点烦得慌，但又觉着李元的身上有一股子热气。他没有说行，也没说不行，搐搐着黑黄的瘦长脸，一双平平常常的眼睛，呆滞地望了李元一阵子，又寻思了很长的时间，才半真半闹地说：

“你先别叫唤，叫唤的猫不抓老鼠。你说的比麝香还香，我也不信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看看，我才相信咧。那阵人家孙奎臣……”他提起孙坐堂，心里就难过地说不下去了。

天起了风。花花猫叼着一只大老鼠回来了，两只亮亮的眼睛望了望李元，钻进箱子后边旮旯里了。座钟响了十一响。

李元走后，张仲阳就更睡不着了。他披上了一件青对襟上衣，把李元送到大门外，回来的时候，两手习惯地向腰后一背搭，耷拉着满头白发的脑袋，趿拉着圆口布鞋，在窄窄

巴巴的炕跟前，来来回回地挪动着。他仍在想刚才和李元的谈话，他想起李元过去的一些表现。

二

李元，出生在一个吃得饱穿得暖的家庭里。从他祖父向上数，五辈开过草药铺子。这就是李元常向人们夸耀“五世岐黄业”的资本。他父亲没开中药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父亲是个喝粉笔末子的教书匠。他本人，是泰安后师毕业生。毕业后他就业无门，背着行李又回到了家乡。家里的活横草不拿，穿着毛蓝大褂戴着银灰色大礼帽，穿着千层底的青国呢鞋，成天净钻闺女娘们堆。那窝女人多，那窝有说说唱唱的，就少不了他。父亲见他一不教书二不种地，怕惯瞎了孩子，就给他订下了地主刘七家的大闺女。李元高低不要，堵气跑出去在一家中药铺里当账先生。不几天就和掌柜的小女儿搞上了。两人私下商量说：“咱跑吧！”就偷了柜上半斤珍珠和半斤猴枣，一翅子飞到上海，卖掉贵重药品，胡游逛了两年，钱花光了，抱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子，又回到了家乡。

那时，现在药材公司的前身大众药房，就住在他庄里。因为他住过药铺又没有事干，经常蹓到药铺里找张仲阳的茶叶水喝。碰着遇着的，他也坐在柜台前给病人品品脉。可是有一件，找他把手性急不行，他攥住病人的手脖子尽着不放，净说些自己夸自己的话。他经常这样说：

“哟，你这个症候亏了来找咱，要是去找旁人看，咱敢说 you 明天就得睡在棺材里。哼，咱也不是王婆卖瓜，……”

接着，摆出他后师毕业，住过什么大药铺，到过南京上海哈尔滨烟台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说他是“五世岐黄业”的祖传医道，泰安城里十三家大药铺的坐堂先生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和他比量比量的。他说他不是从门缝里瞧人，有的人开了几辈子中药铺子，还不知道中药铺的创始人“岐伯”的名字呢。然后，他从鼻孔里哼了声又说：

“哼，咱算是好中医咧，他们知道个啥！甭说十二经络和八十一难经的奥妙，光商品名这一样也尽够他们学一气的。咱问，谁知道槟榔的行名叫大白？枸杞的行名叫奎元，白芍又叫贡面呢？啦西药西医咱也不力巴，人身上的九大系统咱背得烂熟，全身二百零三块骨头，咱瞑着眼打手一摸就知道是那一块、长在那里，和它的生理功能。西药扎古杨梅大疮的六零六，是用信石制的，二百二也叫红药水，AspirinA……”接着用拉丁文叽哩哇啦说出一些西药名字。

当时张仲阳爱惜他的文化，动员他参加大众药房工作。还和他说了老些革命的道理，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必然规律。也和他说了将来药材事业的发展前途。最后和他说道：

“李元，出来到药房里干吧！这里需要有文化的人，你来了，就是大家的老师。”

李元笑眯乎地说：“张经理，对革命咱从来就没有怀疑过，说句心里话咱早就想出来咧，唉，老头老妈妈刚死，女人拉着个孩子，一提这事，她就哭给咱看。不过，张经理你

可千万给咱留着个位子，早晚咱是要出来的。”

李元嘴上虽这么说，他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，他心里话：“唏，谁希到你这个药房里来干，二三十号人净些半截老头子，连一个娘们也没有，没意思。”

到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，他年轻俊秀的女人，在荒乱中死去。他擦着泪把才四岁的女儿寄养在山里，搭伙着几个爱跳会唱的大闺女，参加了剧团。

李元在剧团里混了这些年，一直没再娶上个女人。他成天价埋在女人堆里，是怎么过来的？作者甬写你也明白。他混的名声不强，毛病一二三直犯，眼看着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想离开剧团到不老春药铺当坐堂先生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戳弄着一拨子人，到不老春药铺挑孙坐堂的毛病，说孙坐堂搞个人权威，走白专道路，吆喝着把人家撵出不老春药铺，他好取而代之。张仲阳经过调查，知道闹孙坐堂的后台是李元，就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他才死了心。

现在孙坐堂死了，张仲阳正愁着没有坐堂先生，李元又找上门来了。李元为了能当上不老春药铺的坐堂先生，除了没给张仲阳作揖磕头外，什么样的好听话也说了，什么保证都应了。

张仲阳对李元的印象是很深的。在他的眼里，李元是个精力充沛、待人热情、办事心眼来得活，处理问题挺圆滑的人。有时，他决定先把李元借调过来，让李元试试看看。行，就把他留下。不行，就叫他再回京剧团当他的团长去。可是，刚才张仲阳说到孙奎臣，又想起李元曾对人家的粗暴无

礼，心里又难过起来——孙坐堂，公私合营后对医药工作很认真，为了治疗山区一带常见的一种病——这种病似乎象行痹，又象痛痹和着痹。他取了个名叫“凡痹症”，为了扎古这种病，孙坐堂苦心钻研医道，走访群众收集验方。还亲自带着年轻的上山采药。可是李元他却……

张仲阳想到这些，对李元要求当坐堂先生的动机就产生了怀疑。他自己对自己说：“别忙，谁知道他安的啥心？琢磨琢磨再说吧。”他转脸又想，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咧，咋翻人家的老账呢？李元懂中医，又热心当一个坐堂的看病先生，很好嘛。嗯，尤其是在这中医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那就更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，人材难得嘛！

张仲阳披着青对襟上衣，把李元送出大门外，还想和他向前走走；李元站住两手使劲攥住张仲阳的手，热乎乎地说：

“老书记，旁人不了解咱，你也不摸咱的底吗？老书记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咱李元敢向组织上说这个大话，要是咱当上不老春药铺的坐堂先生，用不上半年六个月，咱就把药铺的买卖兴旺起来。利润嘛——咱打谱翻到这个数目字！”说罢伸出三个短粗的指头，怕张仲阳看不清，在张仲阳的眼前直晃悠。

李元叫张仲阳站住，张仲阳没说旁的，拍了拍李元的肩膀嘱咐他：

“慢着点走，别叫石头绊倒磕着。”

三

李元从张仲阳家出来，刚拐过教场后街，正好碰上组织部傅副部长，从车站街戏院子看戏回来。李元知道傅副部长最好杯中之物，就连拉带拖地把他弄进心中乐饭馆里，要了四个喝酒的好菜，和一瓶四元多的白酒，两个人喝起来了。李元拉着部长的手要来一个，部长说影响不好，喝吧。

傅副部长装着不知道李元要求调药材公司的事；李元也故意不提调换工作的事，两人光啦些什么酒好喝，什么酒不如以前好的话。李元净耍鬼，一阵子把傅副部长灌醉，又把他亲自送回家去。不几天，李元就接到了调令，离开京剧团到药材公司去了。

李元毛遂自荐，当上了不老春药铺的经理兼坐堂先生，能不能打开局面？开始，他心里确实是有些慌张。可是，李元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他迈进不老春药铺不到两天，他就精明地抓住了牛鼻子，一举攻破了难关，给孙坐堂说过的“凡痹症”病人止住了疼，成了治这种病的专家、内行了。他的名声，也顺着津浦铁路线刮出老远。周围百儿八十里的，没有不知道李元的名字的。

眼下，李元行医的时间，前前后后地合算起来，才一年多的光景，他的医道已很出名了。不论泰山南北，或是县内县外，天天来找李经理李团长李坐堂看病的人，不少于当年的孙坐堂。这些病人之中，三成里有两成是些漂漂亮亮的小

媳妇，和模样好看的大闺女。特别是到了逢五排十的集上，这些年轻的女人脸上搽了粉，头上使了油，一个个穿把的花花绿绿，利利索索，胳膊上挎着柳条编的花篮子，搭着伴儿，一帮一伙地尾随着，叽叽咯咯地说笑着，拥进不老春药铺，老远就搭讪着和李元打招呼、说笑话。

李元吃透了这些女人吃药不怕花钱的心理，三个指头向女人的寸关尺上一摁，接着就是一套千篇一律的流口：

“嗯，是迟脉。迟为寒脉。你行经腹痛，赶前拖后，赤白带下，阴阳不合。你腰酸腿也痛，有时还不爱吃饭。嗯，症候是从气上得的，活路也太重咧。噢，那一个是你男人？你呀，往后，让你家里吃点好的，干点轻快活，两口子过日子互敬互爱嘛，别叫她生气。咱的话你能听明白不？”随后，他抓起毛笔净挑着值钱的中药开。一抓就是七八付。还嘱咐人家吃完后，再来换个方。

这个时期，不老春药铺的销售和利润计划，已经不是那晚上李元向张仲阳许下的翻三番，眼下已经翻过了四番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，要是李元高兴的话，他把药味加加份量，付数上添添字码，再翻上几番，也是满有把握的。这阵，药材公司的仓库里不仅没了积压药，而且连从敌伪时期接收下来的老货底子，和准备报废而还有点疗效的药材，也都在李元的笔下变成了好药，变成了闪光的利润数目字了。仓库保管员去了一份心事，恁得伸出大拇指，对着李元摇晃着说道：

“咦！不赖不赖！”

当大夫的资本，就是找他看病的病人多。

现在的李元，成了泰山南北的活华佗，大名鼎鼎的中医权威，又红又专的内行了。一个人一有了名望，也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，很快被推选为市人民代表、市人委委员、市政协常委，和药材公司的副书记副经理了。这些荣誉，和一顶一顶的官帽子，把李元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把他恣得不知道姓什么了，他直想放开嗓子唱上一段四郎探母，或者是来上段张生戏莺莺，可是又怕人家说他是烧包。只好把蜜一样的痛快，咕嘟咕嘟地咽到肚子里，表面上装扮成稳重、大方、自然，和胜不骄的样子。碰着人故意的不提他治病的事，用英语Heeeuconroee开句玩笑，迈着细碎的小快步子一闪而过。他心里却在唱：“我好比是笼中鸟，已飞出了牢笼……”

孙坐堂遗留下一个孤孤单单的闺女，叫双花。双花模样长得很俊秀：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尖下颏，细身量，还有一头柔软的黄头发。双花，是在不老春药铺的柜台跟前长大的，她打小就机灵活泼，放学后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回到柜上，碰着叔叔叫叔叔，迎上大姨叫大姨，见到老头叫爷爷，怪惹人喜欢的。她成了不老春药铺中最活跃、最年幼、最有生命力的一员。

这年双花才十六岁，因从小受了环境的影响，对中医中药挺热爱，一心想跟着她李元叔叔学把脉、学药性、学汤头，学中药加减拉药单子。立志将来也和她爹爹那样，当一个深受百姓尊敬和信赖的坐堂先生；李元早就相中了双花的机灵和俊俏，挺乐意收她做徒弟。不管在柜上，还是在她的

床头枕边，天真无邪的双花，都是毫不忌讳的把自己白嫩的小手伸给她李元叔叔，一对溜圆溜圆的眼睛，含着少女独有的羞色，亲亲热热地望着李元那齐齐刷刷的大平头，天真地说道：

“李叔叔，俺这叫啥脉呀？”

李元把太师椅子靠双花跟前拖拖，故意的把矮胖胖的身子，斜歪在双花一边，左手指夹着带滤嘴的香烟，右手攥着双花细嫩溜滑的小手，腆着胖耷耷的四方脸，笑眯乎的纵着嘴唇吐烟圈圈，烟圈圈在空中拉大、缭绕，他就是不吱声。

双花才是个十多岁的女孩子，她懂个啥呢？她又把昨天李元教给她的四脉背了一遍。李元不吐烟圈圈了，但仍攥着双花的手没放开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

“光会背四脉没有用，中医的本事全在药味加减上。汤头是死玩意，再加上引经的药才好使唤。……”又腆着脸吐了一阵烟圈圈，才又说，“咱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咧，搞音乐的，都在那里摆弄‘1 2 3 4 5 6 7’七个阿拉伯字码，好手摆弄出来好听，就叫音乐家；臭手摆弄出来不好听，就俩子不值。中医谁也没有发明一味新药，反正都是在那本《本草纲目》上下工夫，配搭的合适就能扎古症候，就是好中医先生，配打的不好吃了白搭，就是孬先生。哼，……咱和你说个知己话吧，当个中医先生并不难，难的是当一个有名气的先生。要想当一个有名气的先生，……哼，那就得有个绝法！哼，没有个超人一等的绝法，是出不了名的呀！……”